

口述民俗

茶，在中国已经有了上千年的饮用历史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

的标志之一。人们在喝茶的同时，也衍生出了许多茶文化，在冲泡、茶具、品茶上都有许多的讲究。这其中，还包括了对煮茶之水的讲究。陆羽就曾在《茶经》中说他认为的佳选：“其水，用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。其山水，持乳泉、石池，漫流者上。”

然而，泉水、井水这些常见的饮用水怎么能够满足人们的寻奇心理呢？因此，古人费心收集的天上水——雨水、露水、雪水，都为古人手中的那杯茶增加了浪漫和诗意。在这其中，又以雪水为最雅。



弘仁西岩松雪图轴【清】。

茶以雪烹，古代属它最雅

林黛玉尝不出也被嘲笑

妙玉请喝的茶 用梅花上收的雪煮就

在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《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》中，连尝不出雪水煮茶的林黛玉，都被妙玉嘲笑“你这么个人，竟是大俗人，连水也尝不出来”。妙玉是带发修行的居士，自诩清高孤傲。因嫌弃刘姥姥是粗鄙之人，就连刘姥姥喝过一口的成窑五彩小盖钟，都直接不要了，刘姥姥走过的路，都恨不得专门找人冲洗。

在这一回里，贾母一行人到栊翠庵来喝茶，妙玉亲自烹茶，取的是那“旧年蠲(juān,通“涓”，清洁之意)的雨水”，烹的是武夷山产的老君眉，香气高爽，茶味甘醇。贾母吃了半盏茶，便递与了刘姥姥。刘姥姥一饮而尽，这便有了上面的故事。而对于钗黛二人，妙玉自然是待之不同的。她悄悄拉了拉两人的衣襟，将二人引到小屋中，宝玉也跟了上来。三人偏吃“梯己茶”。

黛玉问道：“这也是旧年的雨水？”妙玉冷笑着说：“你这么个人，竟是大俗人，连水也尝不出。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，总舍不得吃，埋在底下，今年夏天才开了。我只吃过一回，这是第二回了。”在妙玉的话中，连隔年蠲的雨水都不够好，偏得是五年前从寺庙中的梅花上收的雪，收在瓮里存了五年才起开的雪水，才配得上自己和钗黛、宝玉这样的人吃茶。

雪水、雨水、露水、霜都被称为无根水，又叫天落水。古人认为这样的水未受污染，没有沾染尘世气息，因此多当作药引或制药时用的材料。

在《红楼梦》中，薛宝钗要治胎里带来的热毒，需要吃“冷香丸”。这冷香丸，就指明要用“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”“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，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，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”，再加上那许多的花蕊、蜂蜜、白糖，制成龙眼大的丸子，埋在花根底下，才可制成。这样的繁琐，可不是“无事忙”嘛！

古人以雪烹茶 取其洁净和清冽之质

明人高濂在《扫雪烹茶玩画》中说：“茶以雪烹，味更清冽，所为半天河水是也。不受尘垢，幽人啜此，足以破寒。”可见，古人以雪烹茶，是取其洁净和清冽之质。而那梅花上、兰上、松上的雪，更是沾有其高洁之姿，相比雪水更添风雅。

烹雪煮茶这种事情，也不是只存在于书中，它在各个朝代的诗人笔下都被提到，也说明了其存在的真实性。陆游在《雪后煎茶》中写道：“雪液清甘涨井泉，自携茶灶就烹煎。一毫无复关心事，不枉人间住百年。”白居易在《吟元郎中白须诗，兼饮雪水茶，因题壁上》中写道：“吟咏霜毛句，闲尝雪水茶。城中展眉处，只是有元家。”诗人在与友人喝着雪水茶吟诗的时候，将雪水茶也写进了自己的诗歌中，可见其存在的真实。除此之外，白居易的《晚起》中“融雪煎香茗，调酥煮乳糜”不禁也让人感叹，还是白居易会享受生活。

煮雪烹茶究竟是什么滋味，我们大概是不会知道了。堆在地上的雪，是不能直接食用的。雪花洁白，实际上却是由10%的水分和90%的冷空气和杂质组成的，因此雪水化了之后，也并不是透明干净的水。不知道是古时的环境污染不那么严重，还是古人自有妙法处理，反正煮雪烹茶、隔窗观雪的意境，现代人是无法体会了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

『独目著寒花』定比梅花更香雅

时值仲冬，北方已经飘雪，零零星星的梅花，出现在树枝上。“香中别有韵，清极不知寒。”梅花的寒中独自开，早已被无数人写过、画过。但清代有一位画家，一生都将梅与茶奉为挚爱，他在失去左眼的情况下，仍不搁笔，以梅花的舒淡之姿称自己“独目著寒花”。这就是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汪士慎。

自笑成孤调，难堪入尘世

汪士慎，字近人，号巢林，溪东外史等，安徽休宁人。他善画梅，不着过多笔墨，便可以表现出梅花的清雅之态。汪士慎笔下的梅花有着千蕊万瓣，秀雅高洁。画中的花瓣和花蕊勾勒清晰，还未靠近似已闻到疏冷的香气。

没有人知道汪士慎是和谁学的画梅。后人对他的了解，大多是他到了扬州后的经历。汪士慎对于自己的前半生鲜少提到，我们只能从他的题词中略窥一二。初到扬州时，汪士慎寓居于盐商马曰琯、马曰璐两兄弟的家中。马氏兄弟是汪士慎的旧识，颇爱资助文人墨客，他们将汪士慎的住处安排在“七峰亭”，汪士慎便将自己居住的地方命名为“七峰草亭”，自称“七峰居士”。在这里，他结识了同为“扬州八怪”的金农、厉鹗、高翔、华岳等人。

汪士慎一生以卖画为生，尤爱画梅花和水仙。但他所生活的年代中，市场青睐的是仿古画。汪士慎笔下的作品诗、书、画相兼，有着明显的文人画风格，并不为大众市场所接受，他自己也调侃说：“自笑成孤调，难堪入尘世。”因此，以画为生的汪士慎，一直都过着清贫的生活。

闲贫茗碗成清癖，老觉梅花是故人

但无论物质条件如何，汪士慎都没有随波逐流，且终生笔耕不辍。54岁那年，他的左眼失明了。这一时期的汪士慎，不仅没有停下笔，更是开始了出门游历的日子。他自刻一印，在画中题词云：“笔砚空游越，归来老病加。乱愁生白日，独目著寒花。却笑孤标在，谁夸清影斜。唯君风雪里，往往忆山家。”郑板桥评价他这一时期创作的画为“清品极高”。阮元也评价道：“老而目瞽(gǔ,指眼睛失明)，然为人画梅，或作八分书，工妙胜于未瞽时。”

在以画为生的努力下，加上马氏兄弟的照顾，汪士慎终于购置了属于自己的居所，他将其命名为“青衫书屋”，并在院子的前后都种满了梅花，终年与之相伴。

大约67岁时，汪士慎彻底失明了。他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，自称“心观道人”，称自己“从此不复见碌碌寻常人”。双眼失明，也不能让汪士慎停笔。也就是失明后的一个雪天，他冒雪来到好友金农的住处，留下了一挥而就一幅狂草作品的佳话。金农在这幅狂草作品上

题词：“心光顿发空诸有，当前多少美少年，有眼有手徒纷然，但见满纸丑恶笔倒起颠。”

74岁时汪士慎辞世。他这一世，正如好友金农评价其画时说的那般：“管领冷香，俨然灞桥风雪”中”。他痴爱梅花，也志在梅花，一生清贫，可以说是无人问津，却留下了许多幅清雅的梅花图。无人说得清汪士慎究竟为何如此爱梅花，大概因为他自己所说的“闲贫茗碗成清癖，老觉梅花是故人”那样吧！

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



汪士慎《梅花图》。(上海博物馆藏)